

聯合報
叢書

曹雪芹別傳

第二冊

高陽・著



聯合報
叢書

曹雪芹別傳

第二冊

高陽·著

曹雪芹別傳 第二冊

許晏駢撰 民國71年 臺北市 聯合報社印行

479面 2冊 19公分

(聯合報叢書)

許晏駢筆名高陽

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總經理

民國74年第三次印行

I、許晏駢撰 II、高陽撰

857.7

8455

74 V.2

NT\$120.00

聯合報叢書

曹雪芹別傳 第二冊

著者 高

發行人 王

出版者 聯

合必報

社成陽

總經理

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

郵政劃撥帳戶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電話：七六八三七四八

印刷者

文太印刷企業有限公司

定價：新臺幣一二〇元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初版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第三次印行

•B84041-2•

S 8811 / 41 (中 7-3 / 10-2)

曹雪芹別傳 第2冊

BG000410

就在這時候，有大興縣的兩名差人，到了馮大瑞所住的客棧；找掌櫃不在，帳房姓何，出面接待，請入櫃房，很客氣地張羅着待客。

這兩名差役都在「皂班」；不算捕快，但却是地面上很吃得開的人物，一個姓雷，嗓門特大，外號「一聲雷」；一個姓魏，五短身材，却長得一個特大的腦袋，外號「魏疙瘩」，花樣特多。帳房老何不敢怠慢，等小徒弟倒了茶來，隨即交代：「看廚房裏有甚麼現成的材料，趕緊先揀好的，做兩個菜來下酒；再到張小腳家，將掌櫃請回來。」

「不，不！」魏疙瘩攔阻着說：「我們還沒工夫喝酒；先打聽一件事。」

「是，是！請吩咐。」

「你先走吧！」魏疙瘩向小徒弟揮一揮手。

見此光景，便知是機密公事，老何交代：「你出去，在外面看着，不相干的人不能進來。」

「你們店裏，這兩天住了個通州來的鏢客不是？」

「這——」老何問道：「通州來的鏢客有好幾位，不知道你老問的那個姓甚麼？」

「不知道姓甚麼？」魏疙瘩說：「只知道來了又到昌平州去過。」

老何想到了，「有，有——」他說：「姓馮。」

「這馮鏢頭呢？回來了沒有？」

「回來過，可又出去了。」

「是到那裏去了？」

「不知道。一個人騎馬出去的。」

「也許回來了吧？」一聲雷揮嘴說道。

「沒有回來。」老何很有把握地說：「回來我一定知道。」

「他住那間屋？」魏疙瘩問。

「西跨院。」

「我們去看看。」

老何親自領路，到了西跨院一看，馮大瑞的那間屋子鎖着。窗戶是新糊過的，無法窺看。

「能不能把門開一開？」

老何爲難了。因爲這犯了客店的大忌；尤其是像馮大瑞這種久走江湖的鏢客，倘或知道了這件事，一定會照江湖上的規矩，提出質問，那時很難應付。

「怎麼着？」一聲雷一開口便讓人嚇一跳。

「你老別急！」老何只好率直問道：「這個馮鏢頭到底犯了甚麼案子，兩位想要找甚麼？儘管跟我實說，我沒有不照吩咐辦的。」

他的意思是，如果案子不大，弄幾兩銀子把他們打發走了就算了。馮大瑞一向慷慨，給他墊了花費，不愁他不歸還。這樣既幫了客人的忙，也替店裏省掉一場是非。魏疙瘩當然懂他的意思，想一想說道：「好吧！咱們上前面談去。」

到得櫃房，酒菜已經齊備；老何陪着落座，一面斟酒，一面替馮大瑞說好話，「這馮鏢頭，是場面上的朋友，很漂亮的。」他說，「兩位如果有高抬貴手，他一定會有一番敬意。」

「這件案子不小。」魏疙瘩說，「你是爲朋友面上熱心；不過，恐怕你做不了他的主。」弦外有音，「天大的官司，地大的銀子」，是在講盤口了；老何便分辨着說：「我高攀一句：兩位頭兒也是我的朋友。爲馮鏢頭熱心；爲兩位頭兒又何嘗不熱心？來，來！請。」

魏疙瘩一面乾酒；一面與一聲雷目語。兩人覺得有私下商量的必要，却不便開口請老何迴避。可是老何却已看出來了。

「對不起！」他起身說道：「有兩筆帳等著開銷；我把人家打發走了，再來奉陪。」

說著，走向帳桌，打了幾下算盤；立即又起身離去，悄悄關照一個很機靈的小徒弟，在店前守著，如果見了馮大瑞，關照他不必回店，趕緊先到那裏躲一躲，晚上再回來。

等他重新回櫃房，魏疙瘩跟一聲雷已經商量好了——他們是得到一個消息，直隸總督衙門在找馮大瑞；抓人的差使不一定派到他們頭上，但有此消息，却是一個弄錢的機會。先想從馮大瑞

口中套出話來，看是何案情，再作道理；馮大瑞不在，又想私下搜查，能搜到甚麼證據，以便訛詐勒索。不過老何機警老練，他們又沒有火簽牌票，硬不起來。難得老何知趣，自是機不可失，決定撈一個是一個。

「老何，既然你當我們朋友，我們也不拿你當外人。」魏疙瘩問道：「這馮鏢頭跟你的交情怎麼樣？」

「交情談不上，不過老客人而已。」

「既然交情談不上，那就不必談了。」

「不，不！」老何急忙解釋：「你老別誤會我的意思。既然是老客人，我們自然要照應；兩位有什麼話，我可以替他作一半主。」

「如果你作不了主呢？」

「那——」老何想了一會說：「倘或真的作不了主，就只好當作今天沒有遇見過兩位；我什麼也不知道，什麼也不說。我不能壞兩位的事。」

聽這話，知道老何已經明白他們的來意。這是個厲害角色，不能掉以輕心；魏疙瘩還在考慮時，老何倒又開口了。

「如果我壞了兩位的事；想來兩位也饒不了我。」

這話說得再透澈不過了，魏疙瘩點點頭；將凳子挪一挪，靠近老何，低聲說道：「有句話值五十兩銀子。」

「噯！」老何想問：是句甚麼話。轉念心想，這不是白問？於是嚥了口唾沫說：「這當然是句要緊的話。」

「當然，不然能值五十兩銀子嗎？」

老何沉吟了好一會說：「如果是十兩八兩的事，我就替他作主了。五十兩可不是個小數目；不能這麼辦，我先替他墊二十兩銀子，只要這句話真值五十兩銀子，我敢說馮鏢頭出手一定很漂亮。」

魏疙瘩是估計到的，也不承望說一就是一；說二就是二。當即答說：「行！這裏頭有你兩成的好處；明兒再找補二十兩就成了。不過，你不必跟他提我們兩個人的名字。」

「那當然。我不能連這一點都不懂。」

魏疙瘩點點頭，不再多說；甚至也不看他，只跟一聲雷默然喝酒。

這舉動有些奇怪；老何細想一想，方始明白，立即起身，從錢櫃子取出十兩頭的兩個銀鏢子，找了個裝「大八件」的乾點心盒子，將銀鏢子放好，拿回來掀開盒蓋照一照，一言不發。

「是這樣，不定甚麼時候，會有人來抓姓馮的；你讓他趕緊走，越快越好。」魏疙瘩問：「這句話，值不值五十兩銀子？」

老何大吃一驚，「值，值！」他問：「不知道甚麼案情？你老說一句，我再替他添二十兩。」

「我只能掙這麼多。」魏疙瘩說：「不是知道而不告訴你；實在是不知道。等抓他的人來過了，我再來找補。謝謝、謝謝！我們走了。」

老何爲人很熱心，也很機警，多年吃這行飯，閱歷極深，判斷消息一定不假，但魏疙瘡花樣百出是有名的，明的一面賣交情之外；還要防他暗中計算，說不定已派人在前後左右安了椿，只等馮大瑞一到，立刻就會動手，白白丟了二十兩銀子，也埋沒了救朋友的一片苦心。

轉念到此，實在不能心甘。幸好他出門之前，曾寒暄地問過一聲：「馮鏢頭上那兒啊？」據說是應約逛琉璃廠去了。兩地相去不遠；何妨一路迎了上去，仔細找一找。

主意一定，更不怠慢，找得力的伙計代爲招呼櫃房，匆匆出店；先四面仔細查看了一會，見無異狀，才交代在守候的伙計：「務必多留心！馮鏢頭一回來，你別讓他進店；馬上回頭到琉璃廠來找我，我在給孤寺等他。」

說完，一路往東，進了琉璃廠，漫無目的地走了一圈，到得馬神廟，往南就是給孤寺了。這給孤寺也是京城中有名的古刹，建於唐朝貞觀年間，原名萬善寺；順治年間重新修過，改名「皇恩給孤寺」，一向用爲施粥廠，是個偏僻而絕少遊人的地方；此時暮色漸起，秋風蕭瑟，正等得不耐煩時，馮大瑞騎着馬來了。

「老何，你找我？」

「是的。」老何答說：「我替你墊了二十兩銀子，買了個消息。直隸總督衙門要抓你；你出了甚麼漏子？」

馮大瑞一楞，先沉住氣問：「是怎麼回事？請你先仔仔細細說一說。」

於是老何將一聲雷與魏疙瘡曾經來過的詳細情形，毫無遺漏地講了一遍；最後才說：「消息

決不假。我怕是大興縣已經派了人在安著橋了，所以讓你別回店。你自己的事，自己總知道吧！」

馮大瑞有些將信將疑，不過說直隸總督衙門要抓他，這個消息果然不假，則必與他昌平州之行有關。但此行極其隱秘；照常情判斷，即令已走漏消息，直隸總督衙門下手也不應該這麼快。

這樣一想，心放了一半；不過老何的盛情，著實可感，當下編了一段情節說道：「前兩年我走鏢，得罪了喜峯口的一個『駝把子』；聽說前不久犯了案，也許咬了我一口，亦未可知。老何，你真夠朋友，二十兩銀子，我得回通州——。」

「這不忙！隨便甚麼時候還我都行。倒是你得趕緊躲開才好。」

「不！一半天還不要緊！再說，這也不是躲的事；我仍舊回店。老何，你能不能再找那兩個人替我打聽一下，我另外再謝他們。」

「剛才不說過了嗎？他們也不知道是甚麼案情。」

「那末，他們的消息是那裏來的呢？」

這話問得有理；老何點點頭說：「不過，今晚上我可沒法子找他們。你還是躲一躲；明兒他們要來找補餘款，那時候我再問他們。」

說完，老何怕店裏有事，匆匆忙忙地要走；臨行一再叮囑，切勿冒昧；怕中了埋伏。又說，他這一回去就會將馮大瑞的行李——主要的是一個包裹，收藏在櫃房裏；只要風頭一過，儘隨時可以去取，萬無一失。

那知談到這一點，馮大瑞却又勾起了心事；包裹中有本漕幫的「海底」，這樣東西不能落入外人手中。果真直隸總督衙門派了人來，摸一個空也許會搜查櫃房，豈不連累了客店。但這話又不便明說，只好當機立斷地說：「這個包裹我現在就要。老何，送佛送到西天，我跟你同去，先在那裏躲一躲，請你把那個包裹交給我。」

老何想了一下說：「好吧！事不宜遲，咱們這會就走。」

「你是怎麼來的？」

「我，」老何答說：「我是坐『站口車』來的。你騎馬先走；在棉花頭條西口的大酒缸等我。」

所謂「站口車」是胡同口上零雇的散車。給孤寺已很荒僻；老何走了一大截路，才找到一輛站口車，直駛客店，幸喜平靜無事，取了馮大瑞包裹，到棉花頭條胡同西口，約定之處，將包裹交了給他。大酒缸上正是上市的時候，老何的熟人很多，拉住了喝酒；剛要坐下，發現有幾個人往西而去，一瞥之下，心頭大震，其中有一個正是魏疙瘩。

「對不起，對不起！」老何拱拱手說：「店裏正忙著，改日奉陪。」說完，掣身而走，經過馮大瑞身邊，低聲說了句：「只怕已經出事了。」

果然，趕回客店，已見櫃房裏坐了好些差人；掌櫃的一見老何，如逢大赦，「好了，好了！」他說：「問我們帳房何先生，一定知道。」

老何沉住氣，踏進櫃房，作了羅圈揖；然後裝作沒事人似地說：「各位爺們，這會兒勞動大

駕，是甚麼緊要案子？」

「老何！」魏疙瘩起，說道：「我替你引見，這位是保定制台衙門來的張老爺。」

老何這時才發現暗處坐著一名武官，身著行裝，紅纓帽上戴著水晶頂子，便知七品把總——品級隨身份而異，七品的把總，不能比七品的知縣；七品的知縣又不能比七品的翰林。老何心想，只派一名把總來找人，案情不會太重；不過「老爺」畢竟是「老爺」，當下恭恭敬敬地請了個安，寒喧著問：「張老爺一路辛苦。」

「你這兒有個姓馮的，幹鏢行的客人沒有？」

「喔，有的。」老何不慌不忙地說：「不過已經走了。」

「怎麼？」張把總說：「今兒中午，還有眼線看見過他。」

「不錯。」老何更爲沉着；因爲他發覺這張把總不難對付，如果是「老公事」決不會提「眼線」二字，所以從容容地答說：「這姓馮的鏢頭，是我們店裏的老客人，前天他說要上昌平州去一趟，行李暫寄在這兒，張老爺你說，我能說個不字嗎？今天上午他從昌平州回來，喝碗茶、歇歇腿提著行李就走了。有人見過他，不足爲奇。」

「那末，他是說到那兒去了？通州？」

「好像不是回通州。他好像說過，事不干己，我記不得了。」

「你倒仔細想一想。」

「是！」老何偏著頭，故意作出苦苦思索的模樣。

「保定？」

「保定！」老何眨了兩下眼，「好像有個保字。」

於是從「保」字去猜地名；老何心一橫，有意救馮大瑞，想將公差引到岔路上去，所以一直想到山西的保德州，他才欣然稱是。

「是、是！保德州。」

「你沒有說瞎話？」魏疙瘡突然插了一句嘴。

老何心裏一跳，不知他故意問這句話的用意，但只能硬着頭皮回答：「我那裏敢？」

「我想他也不敢。」魏疙瘡向張把總說：「張老爺，請吧！」

「不！」張把總辦案雖不行，例行公事却熟得很，「這得具結。掌櫃帶帳房都得具結。」

在具結時老何才發覺，他的一條性命，已經跟馮大瑞拴在一起了。如果馮大瑞被捕，口供一定不會跟他的話相符——馮大瑞那裏會知道，老何說他到山西保德州去了？那一來，坐實了他是馮大瑞的同黨，該殺該剮，少不了他的份。

爲此，老何憂心忡忡，一直到三更天，還坐在櫃房中發愁，判斷直隸總督衙門，一定也派人到通州緝捕去了；馮大瑞這一回去，正好自投羅網。看來早則明日下午；遲則後天午前，自己也不免被捕；到那時候怎麼辦？

「老何！」

遽然聽得這一聲，老何嚇得一哆嗦，定睛細看時，又驚又喜，站在燈前的，正是他一直望念

的馮大瑞。

「你怎麼來了？」老何立即發覺此非密談之處，所以不等他回答，便又說道：「進來，進來！」

櫃房後面有間小屋，是老何的臥室；他持燈將馮大瑞引了進去，兩人站在床前，便繼續談的餘地，只有並排在鋪板上坐了下來。

「你怎麼來的？」

「我想想還是這裏最平安。」馮大瑞說：「差人打你這兒出去，我已經知道了。不過總算來過，不會再來，所以今晚我打算仍舊睡在這兒！」

「你的膽子真大——。」

「噯，」馮大瑞急忙又告訴他說：「我是悄悄兒溜進來的，一個人都沒有遇見。」

「那好！」老何比較放心了。

「怎麼樣？」馮大瑞問說：「來了些甚麼人？」

老何將經過情形，照實告訴了他；接着又以欣慰的語氣說：「你來了也好。我是深怕你回通州，非被抓走不可。如今咱們倒商量看，你應該往那裏逃？」

「你說我到保德州，我就往山西走。能逃得過最好，萬一逃不過，老何你放心，我說的話，跟你告訴他們的，一定嚴絲合縫，不會有漏洞。」

「你是夠朋友的！」老何握着馮大瑞的手說。

由於老在擔心焦急，剛才又受了嚇，所以老何的手心中有汗；這讓馮大瑞越發感到他的手掌溫暖，一直暖到心頭。

「我過一會就走。老何，欠你的四十兩銀子，將來還你。」

「那是小事！」老何問道：「你預備怎麼走法？」

「我先到賈市李家住一天；隨後往山西走。」

「一路當心。」老何起身說道：「你坐一下。」

說完他往外走去，很快地又回原處，手中握著一個皮紙包，塞在馮大瑞手中，一接過來便知道是包碎銀子。

「窮家富路，多帶一點兒盤纏。」

馮大瑞頓時熱淚盈眶，略帶哽咽地說：「我要不受，是不識抬舉，不過你的境況也不怎麼好，我實在收不下；而且，我在賈市李家，可以挪動個幾十兩銀子。」

「賈市李家，就是保鏢的李家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既然你們是同行，當然有通財之義。不過不怕一萬，只怕萬一；萬一掌櫃不在，帳房不敢作主，你不能白耽誤工夫在那兒等。依我的意思，這十兩碎銀子你帶了去；在賈市遇見李家的掌櫃，你託他來跟我結個帳。不巧沒有遇見也不要緊，你照樣走你的路。只是千萬別往山西走。」
這是很妥當的安排，馮大瑞也同意了。當下老何把他的舖位讓給馮大瑞休息；他自己在外面

結帳，附帶爲他守衛。

「你好好將養一會，到五更天我會叫醒你。你千萬別出來，據說有眼線，也許就是我店裏的夥計；不能不格外小心。」

說完，逼着馮大瑞脫了鞋和衣睡下，扯床被蓋在他身上，方又端着燈回到他的帳桌上。

斗室中一片漆黑，馮大瑞有事在心；加以夜靜更深，老何滴滴答答打算盤的聲音，格外吵人，那裏能夠入夢？輾轉反側，胡思亂想，突然想到一件事，大成疑問；非立刻跟老何密談不可。

於是他摸黑起床，走到門口向外窺探了好一會，確定別無他人，方始輕輕叩了兩下板壁。

老何回頭一看，發現了馮大瑞的影子，走來輕聲說道：「這會兒剛打過四更，你還可以睡一會兒。」

「不！我有件事跟你商量。」

「甚麼事？」

「一時說不完，能不能請你進來談？」

「好！我的帳馬上就結好了。」

等老何結完帳，持燈入室；馮大瑞已經另外定了主意，從從容容說道：「老何，有件事我不明白，這裏是宛平縣該管，怎麼大興縣的人來辦差呢？」

老何心想是啊！京城以正陽門爲界，東西歸大興縣，西面歸宛平縣，這家客店在正陽門以西，大興縣是管不着的。

「我想，魏疙瘩不知道從那兒聽到了一句話，跑來訛人的吧？」馮大瑞急忙又說：「老何，你是太關切我，沒有細想；上這個當也不過幾十兩銀子的事，算不了甚麼。你別介意。」

有他這幾句解釋，老何才能將心定下來，細細思量；首先發覺馮大瑞有句話的意思，曖昧不明，便即問說：「馮鏢頭，你說魏疙瘩不知道從那兒聽到了一句話，才跑來訛人；那是句甚麼話？」

「無非是有盜犯咬上我了。」

「那末，你是相信總督衙門會派人來抓你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照這麼說，大興縣的差人來辦案，一點不錯。爲甚麼呢？」老何自問自答地說：「總督衙門交順天府；順天府必交首縣尤興；大興縣不能說因爲宛平縣總督，就推了出去，只要裏面有會，或者事後打個招呼就行了。馮鏢頭，你聽我的話沒有錯。」

這解釋很合理，馮大瑞表面是接受了，內心却猶存疑。因爲他自己知道，如果直轄總督衙門要抓他，必然與他這一趙昌平州之行有關，但算日子，在保定的總督衙門，不能這麼快就得到消息，會派出把總來抓人，而且像這樣的案子，也不能派一名把總來辦。

話又說回來，即令此事是真；張把總既已取得甘結，自然回到保定去覆命；既不會轉往保德州，也不必再到通州。這段空隙，起碼有三天工夫；仍舊來得及踐約——護送潘春及夏雲回通州。